



假如没有算法行不行

——兼谈新大众文艺作品如何被看见

□高长力

算法惹恼的人不少。信息茧房、标题党、流量造假、劣币驱逐良币，种种乱象一桩桩摆在那里。于是有一种痛快的主张：干脆把算法关了，行不行？这个问题值得认真想一想——假如没有算法，作品怎样播出？优秀作品又怎样脱颖而出？

没有算法的日子，我们其实经历过

电视台时代，节目能不能播出、几点播出，由总编室排节目表决定；书店时代，哪本书摆进橱窗、哪本书躺在库房，采购和营业员说了算。这套办法的好处是有人把关、有人负责，一部作品与读者见面之前，先经过专业眼光的研判。坏处是渠道太稀缺。全国一年生产电视剧几百部，能进黄金档的不过几十部；一年出版图书几十万种，能摆上书店的门脸的不到千种。一部《渴望》播出万人空巷，固然因为戏好，也因为那时全国只有那么几个频道。新人新作想出头，先要挤过守门人的独木桥。守门人有眼光，也有偏好；有公心，也难免有人情，多少好作品，不是不存在，而是从来没摆上架货。

当然，也不必把“守门人时代”说成一团漆黑。责任编辑发现过默默无闻的作者，老编辑部的审读会挡住过粗制滥造的产品，那时的水准线是靠专业熬出来的。问题只在于门槛太高、出口太少：一条窄路，走得再稳，也载不动亿万人的表达。

那个年代，我们抱怨的是另一种不公：凭什么由他来决定我看什么？算法正是在这种抱怨声中登场的——它许诺让每个人自己划出自己的世界。

假如今天关掉算法，回来的会是什么

先看看今天的供给规模：到2025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已达10.99亿，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各平台日均新增内容以亿计。在这样的体量面前，假如没有算法，只有两种结局。一是回到人工编辑——可编辑再多，能审看分发的不过万分之一，等于把读者扔进一座没有索引、没有目录的图书馆，不是选择更自由，而是根本无从选择，绝大多数人和绝大多数作品将永远互相找不到。二是退回“位置经济”——谁有钱买首页，谁有关系进推荐位，黄金档的逻辑卷土重来，而且比从前更隐蔽，那种交易不留痕迹，无从查起，还不如一行行可以备案、可以审计的代码。

也有人说，关掉算法可以靠编辑推荐、人工排行榜。可“人工算法”同样是算法，而且是易受干扰的算法——它渗透着人情，承受着资本的公关，却没有任何备案、审计和问责制度罩着。相比之下，机器的规则至少写在纸上，人的规则往往藏在心里。

更深一层想：没有算法以前，优秀作品只能靠名家推荐、奖项加持、媒体造势、口口相传四条路脱颖而出。算法提供了第五条路：让作品直接面对观众的投票。这条路如今被流量逻辑带偏了，但路本身没有错。

不妨再做一个有趣的实验：当所有平台同时关掉推荐算法，首页只剩按时间排列的信息流。会发生什么？头部账号凭借既有的千万粉丝继续霸占注意力，名家的新作依旧一呼百应，而昨天刚注册的新人，作品发出来如石沉大海——恰恰是新作品最需要算法：平台会分给它一小股试探性流量，让观众投票决定它有没有资格走向更大的池子。取消算法，等于取消新人的入场券，把“被发现”的权利重新交还给名气、人脉与资本。

当然，算法也曾带来正向价值。山西的剪纸艺人、四川的种田小伙、业余写网文青年，他们的作品能被千万人看见，靠的不是谁的提携，而是分发门槛的降低。新大众文艺的繁荣，一半靠创作门槛降低，一半靠分发机制的优化。过去只有“被选中的人”才能被看见，如今普通人也有了被看见的机会。

把时间拉长了看，人类文艺史也是一部分发史。口耳相传的时代，史诗的留存靠游吟诗人行走四方；印刷术让小说走进千家万户；广播电视把同

一首歌同时送进亿万观众的客厅。每一次分发技术的变革，都伴随一阵“世道要坏”的慨叹，又都最终扩大了文艺的疆域、壮大了欣赏的队伍。算法是最新的一次。它带来的问题是真的，但它打开的可能也是真的——问题要治理，“可能”不能丢。

真正的问题是算法听谁的

所以答案渐渐清楚了：假如没有算法，我们失去的不只是便利，而是海量时代唯一可能的分发方式。砸碎机器解决不了机器带来的问题。

真正要回答的是另外三个问题：算法听谁的——是设计者、资本，还是公共利益？为谁服务——为用户时长，还是为人的全面发展？受谁约束——是内部自转，还是在备案、审计、问责的笼子里运行？好的算法是放大器，让好作品传得更远；坏的算法是哈哈镜，把整个内容生态照得变了形。算法从来不是中立的尺子，指标怎么设、权重怎么分，写进代码的就是立场——既然如此，要做的就不是砸掉它，而是给它立规矩：把社会效益写进权重，让它得到约束、沿着规范的路径运行；把流量保护通道留给那些思想艺术过硬却天然不会“吸睛”的作品；把评判权从数据手里拿回来，交还给人民。

说到底，算法就是今天的“总编室”。总编室可以改革，可以监督，可以要求它公布版面规则，但不能没有——关键是谁给它定“办报”方针。方针正了，算法是舟；方针歪了，算法是壑。我们要做的，是掌住这个舵。

（作者系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

很多中国朋友叫我“老潘”，我更喜欢他们叫我“老内”。虽然长着一张“老外脸”，但在中国生活近40年，我的心早已和这片土地连在一起。从1988年来到厦门，到后来走访中国各地，我一直在思考：中国为什么能够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应中国外文局欧亚中心邀请，我作为行走者和观察者之一，参加了国际传播纪录片《大道——永远的长征》的拍摄。通过近两个月的行走，我对这个问题有了全新的理解。

我去过长征沿线的许多地方，也读过不少关于长征的书，但这次跟随摄制组重走长征路，依然让我大开眼界。我们跨过大山、越过大河，深入乡村田野，探访人们的日常生活。拍摄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一次全新的学习。一路上，最打动我的，是坚定的信念和人民的力量。

当年，红军将士在物资匮乏、条件艰苦、前路充满未知的情况下，跨越万水千山，战胜无数艰难险阻。支撑他们走下去的，是心中坚定的理想。我在中国经常听到“奋斗”这个词，了解长征，让我更加体会到它的分量：即使身处困境，依然选择坚持，选择前行。

走到赤水河边，我对长征又多了一层认识。四渡赤水所体现的勇气与智慧，让我想起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一个深切感受：遇到问题，就寻找办法；没有路，就走出一条路。过去，外国朋友问我中国发展的秘诀，我常从经济、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回答。现在，我也想给他们讲讲赤水河畔的故事，讲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如何在困难中寻找希望、在变化中创造机会。

同样让我感动的，是长征途中百姓对红军的无私支持，是军民之间紧紧相依的关系。这让我进一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历经风雨、不断前行，因为始终深深植根人民，与人民血肉相连。长征的历史，也让我更加理解今天中国发展的力量从何而来。



江西省于都县东门口，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8个主要渡口之一。纪录片行走者、观察者潘维廉（左）与彭望龙在此进行拍摄。

拍摄途中，我走过长征沿线的许多城市乡村，亲眼看到了这些地方的发展变化。当年红军艰难跋涉的土地，如今呈现出安宁、欣欣向荣的面貌。我常说，在中国只有普通话，没有“普通人”。今天的中国，是一代代人吃苦、坚守、奋斗建设起来的。长征精神在今天依然有着鲜活的体现，那种不畏困难、团结奋进的力量，仍在推动人们向前走。

□潘维廉

这些年，有人说我见证了中国的发展。我觉得，更准确地说，是中国让我不断重新认识什么叫发展。高楼越来越高、高铁越来越快，是看得见的变化；而面对困难时始终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同样是理解这些变化的重要线索。这次沿着红军的足迹行走，让我在历史中找到了更深

的答案。很多外国朋友通过新闻认识中国。新闻告诉人们今天发生了什么，历史则帮助人们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要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中国，就需要走近长征。对我而言，参与《大道——永远的长征》的拍摄，也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历史可以成为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相互理解的桥梁。

长征所承载的坚韧、信任、团结与希望，是人类共通的精神财富。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这段历史依然能够给人以力量。我愿意继续通过影像、课堂和交流，把重走长征路上的真实所见、真实感悟分享给更多人。作为一名“老内”，我很荣幸，能够在这条大道上，与中国人民并肩同行。

（作者系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厦门大学美籍教授）



纪录片《北纬三十度》

文明叙事的全新表达

□张涛甫

“北纬三十度地理带，几乎囊括了这个星球上绝大多数种类的环境地貌：海岛、荒漠、山地、滩涂……这里充满机遇，却也潜藏着最严酷的试炼。自然界中一次微小的变化，就有可能改变人类命运的走向。这里不是天赐的宝地，人类正是在灾难灭顶与反复重启中，创造了文明的奇迹。”这是系列纪录片《北纬三十度》最后一集《自然的试炼》的开篇词，它恰恰阐述了这部纪录片以北纬三十度视角讲述人类早期文明的创作主旨。

北纬三十度串起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人类先祖不约而同且以各自的方式在这一区间开启了人类早期文明：于伊拉克乌鲁克遗址里，可见早期城市发展与文字起源的线索；在埃及卢克索孟图神庙中，发现信仰与王权深度交织的文明形态；于墨西哥特奥蒂瓦坎，寻觅火山阴影下营建宏大城市的奥秘；在上山到良渚一脉赓续的稻作遗存，见证文明生生不息的发展轨迹；在仙人洞的制陶、二里头的青铜铸造、鉴湖圩田水利工程，彰显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演进；从二里头向外辐射的礼器与礼制，探寻人类建构社会秩序的秘密；在姚河塬的边地集市、盘龙城南北工艺交融，揭示族群融通交往的生动印记……天各一方的农民在这片地带耕种土地、建造城邑、创造文字、缔造邦国，一步一步走向文明。

为何最璀璨的早期文明偏偏不约而同地在此交汇？究竟是文明偶遇了这个地带，还是这个地带

孕育了文明？带着这些问题，纪录片《北纬三十度》制作团队踏上一场跨越万年的探秘之旅，实地探访上百处古文明遗址，全景式还原人类早期文明的萌芽与存续。该片以独特的中国视角，深度解读各大文明如何从各自的源头出发，开疆拓土，开枝散叶，将人类文明网络织越越广。

何为文明？谁的文明？如何讲述文明？诸如此类关于人类文明的一系列关键问题，长期以来大多由西方设定议题，更准确地说，是由少数西方文明的“赢家”说了算。亨廷顿曾说：“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赛义德也说，欧洲人认为其民族和文化优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源自西方现代社会的崛起，伴随资本主义体系全球扩张形成。这种文明观以西方为标准，重新裁量人类文明的历史，“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以此来塑造人类对于自身文明的整体认知。实质上，以西方为中心的文明史叙事是典型的建构主义叙事，他们以西方文明的辉煌与成功作为定义文明的标准，将原本多源异构的人类文明形态，简化成西方文明的“光荣与梦想”。

《北纬三十度》把中华文明放置到广阔的世界文明坐标之中，作为观察人类文明的独特视角，这种视角不只是一种立场，而是一种文明叙事方法。该片为人类文明研究带来新素材、新问题、新视

角，搭建起人类文明叙事的全新表达框架。影片选择文明破晓时段不同地域的文明发端作为叙事重心，聚焦农业发端、文字演化、艺术起源、技术进阶、交换网络、城邑生长、国家孕育、自然锻造八个主题，以人类现有的文明遗存作为依据，寻根溯源，探访人类先民在大自然的馈赠和匮乏中，如何绝处逢生，开启人类文明之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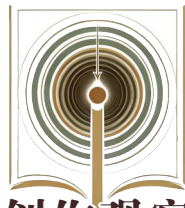
不同文明之源，虽然依傍的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各有差异，但他们面对共同的风险与难题。面对险象环生的生存挑战，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的血肉之躯是脆弱的，人类只能凭借自身的智慧以及合作能力，踏平坎坷，穿越风雨，让文明护佑自己，冲出重重磨难。如片中所说：“一个人的选择，是偶然；一群人的选择，是趋势。一代代人的选择，就是不可逆转的文明力量。”

在北纬三十度带文明演化的舞台上，人与技术一次次相遇，世界也一次次被改写。一项伟大技术的诞生，也许不是人类智慧努力的必然性果实，而是在偶然、试错与选择中不断分叉的河流。而每一次解锁新的技术，人类都在重塑自身。从最初适应自然的工具，到今天重构世界的力量，人与技术的互动一次次推动着文明演化的进程，不断刷新我们认知的维度。

中华文明在人类远古文明的觉醒中，始终是破晓的曙光。两万年前，华夏先民不经意间，在自然之外点亮了人类文明地平线上早起的晨光。余温散尽，灰烬中留下的，不仅有龟片兽骨中的文字和信仰，还有拾级而上的礼制和典籍，更有天下关怀的大同世界。它们一次次刷新人类文明的天际线，也一次次拓展了人类交往的边界。

“多样文明是世界的本色。”《北纬三十度》从文明的源头落笔，展示人类几大早期文明的发端历程，它们各自开枝散叶，相遇、相知、交融，不存在尊卑、优劣、高下之分。该片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这不仅是对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的纠偏，也为人类文明叙事打开一个全新的视野。

（作者系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复旦大学国际传播与全球领导力学院执行院长）



创作观察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举行

本报讯 10月25日，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大会审议通过了第八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报告、学会章程修改说明及《会费管理办法（草案）》，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第九届理事会理事130人，常务理事29人。胡智锋当选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王海洲、左衡、刘帆、齐伟、李

道新、张阿利、张宗伟、张颐武、陆红实、陈刚、范志忠、胡建礼、骆平、聂伟、顾亚奇15人当选副会长。胡建礼当选秘书长，罗思、王纯和王昕被聘为副秘书长。

会议认为，新时代电影评论要着力提升站位、提升品格、提升服务、提升活力，呼吁广大影评人心怀“国之大者”，深耕高质量评论，为电影强国、文化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专家研讨动画电影《瓦猫的守护》剧本

本报讯 10月18日，五校联创动画电影《瓦猫的守护》剧本研讨会在京举行。此次研讨会由中国影协儿童电影工作委员会指导，安徽艺术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河北美术学院、太原师范学院、昆明传媒学院五所院校共同举办。该片以云南传统非遗文化中的“瓦猫”形象为叙事载体，讲述了小女孩阿月在亲情缺席、生活困境与洪水灾害等多重考验中，逐步认识自我、直面内心恐惧并学会寻求帮助的故事。

与会专家认为，儿童电影创作尤需尊重

少年儿童认知规律与情感体验，采用易于儿童理解、乐于接受的叙事方式回应成长困惑，潜移默化传递善意、勇气与责任。《瓦猫的守护》将云南乡土现实、留守儿童成长与奇幻设定相融，人物形象鲜活，具备较好开发潜力。此外，五校联合开展动画电影创作是一项创新之举，对影视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专家建议，剧本需进一步强化戏剧冲突与悬念，提升观赏性，厘清幻想角色的独立世界，处理好幻想生灵与现实空间的融合逻辑。

微短剧《铁血信使》开播

本报讯 10月20日，微短剧《铁血信使》在红果短剧开播。该剧是国家广电总局“长征：我们的故事”微短剧第一批重点推进剧目，取材真实历史事件，用闯关式谍战情节架构主线，讲述了长征前夕一段千里送情报的历史故事。

中央特科交通员项与年携带国民党军官莫雄从蒋介石庐山军事会议上冒死送出的“铁桶计划”绝密情报，从江西德安步行送往中央苏区。一路上国民党军队与特务机关设置重重封锁，项与年与地下党员张舒敏默契配合摆脱特务阻挠，冲破

一道道阻拦，最终穿越荒山密林将情报送达瑞金。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围剿大军封锁包围前夕踏上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该剧由李宗凡执导、蔡宝庆编剧。作为一部江西出品的长征题材微短剧，《铁血信使》深耕赣鄱红色文化资源，既展现送情报的惊险，也彰显出项与年、张舒敏等主要人物的人性光彩，观众在跟随剧情感受惊心动魄的情报传递历程的同时，更能深切感悟长征精神的思想内核和时代价值，理解隐蔽战线英雄矢志不渝的信仰与担当。